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
第三十九回 護國公魂遊天府 小爵主掛白救駕

詩曰：唐王御駕困番城，還仗忠心報國臣。
遺命親兒跨海去，神明相護破番兵。

咬金說：「阿呀！萬歲阿，自古說，父兄之仇不共戴天。況又當初在山東賈閩甯家樓上插血為盟，三十六個好友曾說，一人有難三十六人救之，三十六人有難一人救之。如今二十餘人盡喪在這青臉鬼刀下，我老臣不見仇人猶可，可仇人在眼，我不去報仇，不是那些眾兄弟在陰司怨我無義了？一定要下去報仇！」徐茂功一把扯住叫聲：「程兄弟，斷斷去不得的，這蓋蘇文有九把柳葉飛刀利害，青光可以傷人，諒你怎生報得仇來，豈不枉送性命？」

咬金悲淚說：「殺我兄弟之人誓不兩立，那怕他飛刀利害？我若死番將刀下，為國身喪；倘有僥倖，眾兄弟陰靈有感，殺得番將首級，豈不是海底冤仇一旦休了？」元帥尉遲恭一把上前扯住說：「老千歲，斷然使不得！」下面文武將再三解勸才得阻住。程咬金大話雖說，到底也是怕死的，見眾人再三解勸，方才趁勢住了，便說：「造化了他，但這狗頭只是氣他不過。」靠定城垛，望城下喝道：「呔！青臉鬼番狗奴，你敢在鳳凰山把我兄弟們傷害，此恨未報，今又前來討戰，分明活不耐煩了，你好好把顛頭割下萬事全休，若有半聲不肯，可曉程爺爺的手段嗎？我趕下城來，叫你們百萬番兵盡皆片甲不留。」那蓋蘇文在底下說：「可惱可惱！本帥看你年高老邁，安享在家只恐不妙，你還要思量與本帥鬥戰嗎？快留一個名兒是什麼，這樣誇大口。」

程咬金說：「我的大名中原不必說了，就是那六國三川七十二島，口外無有不知，嬰兒閩女誰人不曉？你枉為東遼元帥，大天邦老將之名多不聞的嗎？我留個名兒與你，乃我主駕下實受魯國公姓程雙名稱為咬金，可曉得我三十六斧厲害？你有多大本事，敢在城下耀武揚威？」蓋蘇文喝道：「老蠻子，你既誇能為何不下城來？」程咬金道：「你敢走到護城河邊，我有仙法厲害，你在城下，我在城上，有本事取你首級。」蓋蘇文聽說，心中暗暗稱奇，說道：「不知什麼東西，城上城下多取得命的，待我走前去，你倒獻獻你仙法看。」咬金說：「還要過來些。」蓋蘇文把馬帶近護城河邊說：「快獻仙法。」

朝廷見他引過蓋蘇文，只道程咬金果然在中原學了什麼仙法來的，其中稀罕看他，那曉程咬金見蓋蘇文到了河口，喝叫住：「著！看我仙法！」左手攀弓，右手搭箭，望城下射將下去，蓋蘇文不提防的，那知這箭夾著面孔上來的，說聲：「阿呀，不好！」連忙把頭一偏貼，正射傷左耳，鮮血直淋，帶轉馬頭回營去了。程咬金好不快活，說：「略報小仇，出我之氣。」朝廷便說：「老王兄，你做出來的事就是稀奇的。」朝廷同了諸臣退到銀鑾殿商議退番兵之策。

一宵過了，明日大元帥蓋蘇文又在西城討戰。這一首報：「啟上萬歲皇爺，城下蓋蘇文又在那裡攻城討戰，請陛下降旨定奪。」朝廷說：「為今之計怎麼樣？」程咬金說：「待我再去賞他一箭。」尉遲恭道：「老千歲又在這裡發呆了，昨日他不防備，被你射了一箭，今日他來討戰，還上你的當？待本帥出馬前去。」天子道：「不可出馬，你難道不曉他有飛刀的嗎？」敬德說：「陛下，他雖有飛刀利害，如今在著城下討戰，本帥不去抵敵，誰人出馬？」朝廷說：「雖只如此，到底把免戰牌掛出去好。」敬德領旨傳令下去，城上免戰牌高挑。蓋蘇文哈哈大笑，回營來見狼主說：「臣看大唐營中，也沒有什麼能人在內，故而把免戰牌高挑，量他們縱有雄兵也難踰出番營。不要說破城活捉，就是那糧草一絕，豈不多要餓死？」高建莊王聞說此言，滿心歡喜：「若能擒得住唐王，皆是軍師元帥之功！」

也不表番營之言。再講三江越虎城中，貞觀天子滿臉愁容說：「徐先生，今日被番兵圍住，看來難轉中原了。又不能回京討救，就有驍勇眾將，總是飛刀利害，也難取勝蓋蘇文。若困住城中一年半載，糧草又要絕了，如何是好？」徐茂功叫聲：「陛下龍心韜安，我們閉城不出，免戰高挑，不要說一年半載，只消等過頭二十天，就有救兵到了。」朝廷說：「果然嗎？可是薛仁貴來救駕嗎？」茂功說：「不是薛仁貴。」朝廷說：「這麼倒是張環不成？」

茂功說：「一發不是。從今日算去，有了二十天，還陛下有人救駕便了。若不准，便算不得臣的陰陽定數了。」天子道：「不差，徐先生陰陽有准，定算無差。且悶坐過去等這二十天看。」自此番將日日攻城討戰，老主意不去理他。正是：光陰迅速催人老，日月如梭曉夜奔。

少表貞觀閉城不戰老等救兵。單講大國長安護國公秦叔寶臨終這日，相傳各府小爵主到床前，一個個教訓說：「我當初幼年間，視死如歸，槍刀內過日，不惜辛苦，才做到一家公位。汝等正在青年少壯，當乾功立業，不可偷懶安享在家。我死之後，須當領兵前去保駕立功。我兒過來，為父一點忠心報國，就是尉遲恭督兵保駕，聞報一路平安，為父不能托膽放心，思量病好還要去保駕。如今看來，病勢沉重，是不能的了。為父倘有三長兩短，功名事大，祭葬事小，或三朝五日將來殯殮了，也不必守孝。單人獨騎前往東遼，戴孝立功，為國盡忠，方為孝子，為父死在九泉，自當保護你立功揚名後世，孩兒盡孝，天下人知。若忘我今日臨終之言，算為逆子了。」懷玉含淚跪領教訓。秦瓊又叫羅通過來說：「姪兒，你雖在木陽城，朝廷也是一忿之氣將你削職，你母親乃女流之輩，不知大節，萬分不快，但是古人有兩句詩說得好：

人爵不如天爵貴，功名怎比孝名高。

原是勸勉人子事親之意，你不要拿來認做了真，到底為人功名為大。況且你少年本事高強，伯父未死之言，前去立功，朝廷決不來見責的。」羅通答應叔寶。這一日各府子姪一個個都是這樣吩咐，公子不敢逆命。叔寶歸天，喪葬已完，眾爵主不忘遺命，奏聞殿下，起兵十萬，依然羅通督兵，有這一班段家兄弟、滕氏弟昆、程鐵牛、尉遲號懷。秦懷玉受父訓，教他戴孝立功，為前部先鋒。他頭戴三梁冠，身穿麻布衣，草索拴腰，腳踏蒲鞋，手執哭喪棒，隨身帶領三千人馬，逢山開路，過海起岸，星飛趕至三江越虎城，剛剛徐茂功所算的二十天救兵已到。

懷玉遠遠望去，營盤密密不計其數，多是蜈蚣旗招展，圍住四城，並不見本國人馬旌旗，心中吃了一驚。打發探子上前打聽朝廷安紮何方。去不多時，前來回報說：「駙馬爺，不好了，但見四營盡是番兵圍繞城池，並不見我邦一個兵卒，一定萬歲人馬被困在城。」秦懷玉說：「既如此，安營下寨，待元帥大兵一到，然後開兵。」放炮一聲，安下營寨。明日羅通大兵已到，秦懷玉上前接住說：「兄弟，就在此處安營罷！」羅通說：「且到城邊朝見父王，然後安營。」懷玉道：「你看城外營盤，盡是番邦人馬，我們的兵將一個也不見，想當然，定然困在城中。幸喜我們興兵來得湊巧，等候兄弟到來商議救駕。」羅通道：「哥哥說得有理。」便傳軍令，大小三軍安下營寨，一聲炮響，十萬大兵齊齊紮下營盤。眾爵主聚集帥營，議論破番之策，羅通說：「秦哥，番兵圍困城池，必然有幾百萬，所以城中老伯父不能殺出，須要裡應外合才能救保。」秦懷玉道：「這也不難，當年掃北，兄弟獨馬單槍前去報號，今日理當愚兄踰進番營先去報知，就可裡應外合了。」羅通道：「若說報號，原是小弟去，何勞哥哥出馬。」懷玉道：「兄弟，你這句講差了。當日破虜平北，原是奉旨的挑選元帥救駕，故此兄弟去報號。今日出兵不是奉旨的，為兄不過受父親臨終之言，叫我戴孝立功，不惜身軀，所以願為先鋒，以搶頭功，不忘我父遺訓。一路上太太平平並無立功，今日理當是我單槍獨馬前去報號，算愚兄全了忠孝之心。」羅通道：「這也說得是，讓哥哥前去報號，事不宜遲，速速前去，須要小心。」懷玉道：「曉得。」秦懷玉戴孝在身，又不頂盔，又不穿甲，坐下呼雷豹，手執提爐槍，擺一擺，大吼一聲，衝向前來。

單講番營內把都兒抬頭看見，叫聲：「哥阿，不好了！大唐朝有救兵到了，有個中原蠻子來踰營了。」那個說：「兄弟，他不是踰營的，他單人獨騎而來，是到城報號的。哥啊，不差我們發亂箭射他便了。」秦懷玉大喝道：「不要放箭！天邦有公爺救兵到了，汝等作速棄圍退去，還可保全性命，若然執意不從，盡要死在我爵主槍刀之下，斷不容情的！快快讓我一條進城之路，通個信息。」眾番兵那裡肯聽，他就大怒說：「你們這班該死的，不肯讓路，我爵主爺要動惱了！」大呼一聲，豁刺刺望著亂箭中冒過來

了，衝進番營，手起槍落好挑，識時者散往四城，不識時者槍挑而亡，殺條血路進了第一座營盤，拼著性命殺進第二座營頭。這番不好了，那些偏正牙將花智魯達胡臘，提著一字鏢，端把兩人刀，四楞鋼，舉起開山斧，抱定大銀錘，攔住在懷玉馬頭前，一字鏢裏頭就打，兩刃刀劈頂梁心，四楞鋼護身招架，開山斧當面相迎，大銀錘前心就蓋，好一場廝殺。那懷玉全不在心，掄動提爐槍，前遮後攔，左鉤右掠，一個落空，傷掉了幾員番將。把馬一催，又蹣進四五座營盤，兵馬一發多了，但見槍刀耀目，並無進路。懷玉乃是少年英雄，開了殺戒，碰著槍就死，重重營帳挑開，連蹣十座營帳，方到護城河畔。懷玉出得營來，抬頭一看，但見越虎城城上繡出天邦旗號，把馬帶住，正欲叫城，忽聽得兩營中豁刺刺一聲炮響，齊聲吶喊，鼓聲如雷，有一員番將衝出來了。秦懷玉抬頭一看，但見這員番將怎生打扮：頭上盔是生鐵，四方臉白如雪，兩道眉彎如月，一雙眼染白黑，高粱鼻三寸直，兜風耳歪裂裂，獅子口半尺闊，腮下胡根根鐵，素白袍蠶絲織，銀條甲掛柳葉，護心鏡光皎潔，腰掛劍常見血，虎頭靴新時式，雙鐵鞭雌雄合，坐下馬飛跑出。

衝到懷玉跟前，把雙鞭一起；秦懷玉把槍抬定喝道：「來者是誰？快留名兒！」

那員番將便說：「唐將聽著，魔乃紅袍大力子蓋元帥麾下總兵大將軍，姓梅名龍，奉帥主將令保守西城，你有多少本事？敢來侵犯西城！」懷玉大怒說：「不必多言，照爵主槍！」便舉槍便刺，梅龍把鞭相迎，兩馬相交，槍鞭並舉，不上三四回合，馬有七八個照面，梅龍有些來不得了，回頭叫：「眾將快來！」這一班番將槍刀並舉，上前把懷玉圍住。數十將殺一個，懷玉自然戰不過起來了，還算上上豪傑，一條槍掄在手中，前遮後攔，左鉤右掠，上護其身，下護其馬，殺得秦懷玉呼呼喘氣，心中想道：「報號要緊，挑了他罷！」緊一緊提爐槍，喝聲：「去罷！」一槍望番將面門挑來，正中咽喉，梅龍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挑在水裡去了。這些將官見主將已死，大家走散回營去了。懷玉喘氣定了，把馬帶到西城吊橋首叫一聲：「城上那位公爺在此？快報說本邦爵主救兵到了，秦懷玉進城要見父王，快快開城。」

不表秦公子在城叫號。單講城中唐天子算到二十天不見救兵，忙問道：「徐先生，你說算到二十天有救兵到來。今日原不見有兵馬來救。」茂功說：「臣陰陽有准，禍福無差。此刻中原救兵已在城外了。」尉遲恭說：「果有此事嗎？待我上城去看來。」朝廷道：「王兄去看，有救兵速來報朕知道。」

敬德答應，上馬來至西城，望下一看，只聽秦懷玉正在叫城。尉遲恭仔細一看，見吊橋下一員小將身穿重孝，卻認得秦瓊之子。敬德暗想：難道秦老千歲身故了嗎？可惜，可惜！「阿，賢姪，令尊病恙，聞得險危，你今一身重孝，莫非已歸天去了嗎？」秦懷玉應道：「正是家父身故了。」敬德歎道：「哎，本帥只道徵東班師，還有相見之日，那知老千歲一旦歸天而去。阿，賢姪，你怎生得知駕困番城前來相救？可帶幾家爵主，多少人馬？」秦懷玉道：「老伯父有所不知，小姪奉家父臨終囑托，命我戴孝立功，各府兄弟多受家父之命，要求乾功立業，帶得雄兵十萬，安營大路一側。小姪不敢違家父之嚴命，今單人踴營，望伯父速賜開城，算為報號頭功。」尉遲恭在城上聽見了暗想：「這秦懷玉小狗頭，前年把我打了兩次，此恨未消，今日趁此機會欲效當初銀國公蘇定方一樣，要他殺個四門，本帥在城上看他力怯就出去接應，也不為過。」尉遲恭算計已定，便開言叫聲：「賢姪，這裡西城軍師向有軍令，凡一應兵將出入，單除西門，餘下盡可出入，這西門開不得的，軍師把風水按定此門，連我也不解其意，如今賢姪雖來報號，本帥也不好擅開此門，待我去請軍師定奪。」秦懷玉聽見便說：「有這等事？既然軍師按在此風水，也不必去問，西城開不得，自有南門，請伯父往南城去等，小姪殺到南城門便了。」敬德假意說道：「好一個將門之子。」說罷也往南城去了。秦懷玉把馬行動，沿著護城河去走將轉來，到了南門，相近吊橋，只聽忽拉一聲炮響，衝出兩員大將，你道他怎生模樣？但見馬頭前有二十四對大紅旗左右一分，又只見兩員番將怎生打扮：紅銅盔插纓尖，頭如巴門相圓，長眉毛如鐵線，生一雙的大眼，兩隻耳兜在面，腮與胡鬚兼連。

這一個打扮又奇異，你看他：赤銅盔霞光現，護心鏡照妖見，大紅袍九龍頭，鐵胎弓虎頭弦，右插著狼牙箭，反尖靴虎朝天，赤兔馬胭脂點。

這兩將上前，一個用刀，一個用槍，擋住懷玉馬前說：「來的南蠻子，用是銅包頭鐵包頸，由你在西城傷了我邦大將一員，又不進城，反來侵犯我南城。」秦懷玉說：「我把你該死的狗頭，難道不聞爵主爺槍法厲害嗎？你多大本事，敢攔阻馬前送死？留下名來，公子爺好挑你。」番將說：「你要問魔，聽著：魔乃六國三川七十二海島紅袍大力子蓋麾下。」正是：兩員番將同驍勇，道姓通名並逞雄。